



夏虞南
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、
助理研究员

似在无限的宇宙，每一点都可以认为是中心。

白露以后，心有丘壑喜欢参详须弥芥子，他总在夜时分醒来。

那些奇思妙想不是从睡梦中，而是自荧幕上闪烁不断的代码与简牍帛书信函颤牙的字缝间浮起，像一缕缕挣脱了引力场的月华。书房里，三面曲面屏兀自发着幽光，如三口深井，倒映着另一个宇宙。键盘上还残留着指尖的温度，书桌上摆放着战国竹简等比纸版，那些打印出来贼亮的墨迹在冷光下泛着浅紫。此刻，他静静地坐在这光与影，数字与尘埃的交界线上。

他清晰地记得白目的自己——那个被称作“青年学者”的肉身，如何在从脞繁杂的文献和数据库里翻检着“天驷”“大漠献”等语词，偶尔遇到一片甲骨卜辞记载的天象可以验证的时候，快速地打开虚拟天文软件模拟，那上面星星身边都带着小数点的目视星等，那些数字就是人们能够直观认识它们的凭据。或用算法拟合岁星运行的异常轨迹，释读楚帛书上晦涩的月名，甚至推演日干组合排列与吉凶的对应关系，这些都是必要的劳作。偶尔意识到，这就像老农耕种板结的土地，得扎实地努力。

每当夜深，当城市沉入由霓虹编织的梦乡，他总在夜时分醒来。少年望着天文圆顶钢骨架和金属板反射的盈盈光彩，映射在高中部教室的窗户上，再继续投射出窗外的香樟树影。树影间婆娑地留下星子，像天神不慎洒落的碎银。少年仰面躺在操场跑道边，手边是一册几乎被翻烂的《步天歌》。那天下午的数学测试他又没有发挥好，数学老师偏偏又带过好几个奥数金牌得主，对他这种明显的失误，当然没给什么好脸色。

少年沿着操场疯跑了7圈半，夜风是能入骨的凉，身子逐渐暖起来，却也没什么汗，倒是眼角有了湿润的泪痕。那时的风里有樟木和露水的气息，宇宙是可以用肉眼丈量、用心跳感应的。他试图用手指在虚空中连接那些光点，勾勒出紫微垣的宫墙，或玄武的身躯。那自然算不上什么研究，而是一种对话，一种稚拙而虔诚对大自然的呼应。

此刻他点亮了屏幕，目光掠过屏幕上流淌的数据瀑布，落在那些安卧于纸页的楚文字上。那些“定四维之极需”“缩弱、溢盈、节约、张弛”“零星昏涌”，似

亦为“以监民德”而设的指引。而汉隶所书的《五星占》记载了木星、土星、金星等曾严肃地介入凡俗的兵伐大事。几千年前，祖先们就已知晓国家分野，把全天星区与地上行政区一一配对，某星象的吉凶即被视为对应地区祸福的预兆。日月星辰和人的最短距离，就在那些简牍帛书上，而发现和记录这些规律的祖先，必定也长久地凝视过星空。他们看到的那些星星的明暗，一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数字，更不是图谱上冰冷的光谱与坐标，而是一个充满意志与征兆的、活生生的巨大生命体，带着春夜暮雨的微微花香、秋山晓月的皓皓清凉。

屏幕一角，依据战国楚竹书的记载，重新模拟生成的虚拟星图，正构拟出一套融合完整太阳年、能与恒星月相配的星宿图。但每个月到底是30天还是31天，还需要不断地重复演算和依序排谱。排谱草稿模拟了数次，还是不完美，进度只能缓慢推进。这些偏差并非只有一种数字的来源，包括如何建首，以及合朔、置闰的精确计算。这是肉身的成就，是现代的“我”赖以存在的凭据。它高效而清晰，似乎能够将那些今人难以理解的、暧昧的天象具象为确凿的公式或虚拟的模型。

灵魂深处，那个星空下的少年，正在低语：算得出天体交食的毫厘，可还算得出那一刻，子夜时分，武丁仰观天象时，看到纷至的流星雨眉宇间掠过的那一丝神情？算得出太史令在竹简上书写“不吉”时，手腕的微颤与心绪的翻涌？

这便是日月星辰自带的“潮汐”，如今已成了“数字潮汐”。它们，不舍昼夜地冲刷着认知的堤岸，试图将一切转化为可存储、可计算、可复制的信息。曾经的少年感到自己正站在齐膝深的水中，一部分正被这温暖而有力的潮流裹挟着向前，去往一个万物皆可量化的未来；而另一部分，那深植于骨骼的根，却紧紧抓着脚下湿润的泥土——那是竹简的纤维，是青铜器皿的冰凉，是观星时脖颈久仰的酸麻，是肉身与天地直接碰撞时，所激起的全部战栗与芬芳。

前几日，他不断调试投喂数据的那个AI模型，在吞噬了海量的选择文献后，竟生成了一段全新的吉凶判词，不见于古书，也不曾见于出土文献。其辞古雅，逻辑自洽，几乎可以乱真，他一时间竟有些恍惚。哪个才是“真实”的传统？是那偶然存世、字迹漫漶的物理遗存，还是这个由无限算法从所有可能性中萃取出的、“完美”的逻辑结晶？

当代社会生活，似乎每一物品都有自己的数字坐标，时时刻刻都能精准定位。除了发动机的转数外，人的心跳速度也可以精准测量，甚至人做梦的深度也可以探测。海量的数字潮汐，不仅带来了便利，也开始创造“源头”了。它用一种无可辩驳的丰饶，制造着一种全新的、无序的荒野。少年想，终有一日，后人面对这片由数据滋生的繁茂雨林，是否会忘却，那些最初的种子，曾是从怎样一颗饱含敬畏与困惑的、人类的心灵中萌发出来的？

终于，他关掉了那三口深井。房间沉入一片柔软的黑暗，只有城市的光晕，给窗棂镀上一层模糊的轮廓。他起身，从身后书柜抽屉中取出一只素面的木匣，里面有存有一套依古法仿制的算筹，桃木材质，温润称手。

没有开灯。他在黑暗中凭记忆与触感，将算筹在桌面上布开——不是为了计算，更像一种仪式。指尖拂过那些光滑的木条，仿佛能触摸到某种节奏——一种不同于键盘敲击的、更古老、更从容的生命的节奏。巫祝史官们，或许也因此，在寂寥的星空下，推演着王朝兴衰与个人命途。他们的“数据”，与风声、雨声、心念的微动，浑然一体。

他的肉身，仍属于这个充斥着截止日期、项目基金与学术竞争的量化考核当下。他必须在这数字的洪流中，建造自己的方舟。但他的灵魂，那个永不妥协的少年，却始终逡巡于洪流之外的高地。“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”是少时愿景，而愿景才是任何模型都不能穷尽的“数据”。它们应是身心，去体认和言说的“存在”。

他重新坐回屏幕前。光再次亮起，但他没有立刻继续工作。他抽出一张素笺，取过一支许久未用的钢笔，开始书写。他写下了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段“仿古辞”，也写下自己看到它时，内心涌起的那一阵无名的寒意。

墨水在纸上游走，留下清晰而滞重的笔迹。这动作如此缓慢，如此“不经济”，却让一种奇异的安宁，从指尖缓缓回流至心间。在这一笔一划的勾勒中，在那微弱的沙沙声里，数字洪流的喧嚣似乎暂时退去了。他感到那分裂的自我——研究的我与感受的我，现代的我与古典的我——在这一刻，达成了短暂的媾和。

夜似乎还很长。数字的潮汐依旧在玻璃窗外无声汹涌，拍打着这间书房。舟中的“少年”知道，他既无法全然逃离这潮汐，也无法彻底归顺于它。他的命运，或许便是永远航行在这交界线上，用这具现代的肉身，负载着一个古老的、眺望星空的灵魂。

他既是潮汐本身，也是那被潮汐不断冲刷、却始终不肯消散的，孤独的中心。

编者的话

技术越进步，我们彼此相距是否越远？当算法懂得我们的喜好、当虚拟比真实更恒久，我们必须更懂自己。人类之所以为人，不仅因为我们能计算，而因我们能感受：真正的爱不能被复制、转译或共享；真正的理解也不能靠技术替代。本期这些故事写的不是科技，而是人——愿读到这里的你，能在数字浪潮里保持柔软的内心，愿意倾听、表达，也愿意被真实的情感触碰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

视觉中国供图

李伴峰(23岁)

深夜，最后一班公交车，窗户倒映出数道矩形的光斑，寥寥的乘客低头沉溺于手机里的世界。李励礼的指尖划过屏幕，反复刷新着无人回应的对话框，女友的最后一条消息仍停留在半个月前：“励礼，我累了。我想我们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。”

李励礼发出的讯息如同被海浪冲上岸的鱼儿，孤立无援地躺在聊天界面里。

回到公寓，李励礼打开“潮汐”的主界面。7个月前，作为首批内测用户，李励礼和曲欣都开始使用这款号称“情感共享”的外脑机设备。李励礼调出情感档案，找出曲欣离线前最后30分钟的数据流。那天，他们因为一些事情争吵不休。半个多月来，他无数次回放这段档案，琢磨、困惑，却始终没有勇气启动“情感共享”——这段时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煎熬中度过。李励礼非常困惑，自己明明和曲欣那么相爱，为什么最后却闹得不可开交。

良久，李励礼终于鼓起勇气，摁下情感共享键，数据流瞬间转化成生理指标：心率124，血压146/93，皮质醇水平升高；情绪：愤怒、失望、悲伤；言语：带泣，断断续续如破损的磁带：“我无法理解……”“我不想再等了……”“你总是这样……”

李励礼闭上双眼，感受着曲欣的情感数据流入脑海，身体仿佛投人大海一般，越往深处，越发冰冷。但这样的程度尚不足以让他理解曲欣真正想法。

第二天，李励礼走进潮汐科技公司。

“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”技术员有些担忧，“非对称深度共享尚未通过安全测试，对接收方来说可能会很痛苦。”

李励礼在免责协议上签下名字，“我确定。”

非对称深度共享指通过强制突破隐私屏障，让他能在离线的情况下单向链接曲欣更大范围的情感记忆，严格来说是“潮汐”世界的窥视。

随着大脑闪过一抹白光，李励礼深度共享了曲欣的情感和记忆，轻快的满足感迅速占领他自身的情绪。他睁开眼

潮汐(科幻小说)

晴，古朴的书店映入眼帘，他认出来是“云洞书屋”——和曲欣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

往后的10多天，李励礼几乎活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，躯壳在公寓和公司间两点一线，感知却追随着曲欣的情感记忆潮起潮落。他感受着告白时她的心花怒放，与她在海边散步时她内心的暖流涌动，以及她呆呆地坐在窗前望向窗外的空洞……

第21天，李励礼脑海突然一阵刺痛，悲伤的情绪几乎击穿了他的意识。他进入“潮汐”，时间显示10月26日，他与曲欣恋爱7周年的日子。因为出差在外，他未能与曲欣一起度过。曲欣给他打电话，抱怨如此重要的日子他不在，抱怨他总是忙着工作。他向曲欣道歉。曲欣喝了些酒，语气逐渐失控，她说，她想结婚，想有个稳定的家。他想的是，事业正处于上升期，应当等他稳定，有了房子再结婚。然后，曲欣的情绪爆发了。

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李励礼静静感受着曲欣的情感波动如海啸般冲击着他：愤怒、失望、悲伤，尔后陷入平静。

李励礼仍是不理解，他的想法难道有错吗？为什么曲欣的反应如此失控？为了生活，为了未来，他马不停蹄地工作、攒钱，只为了能有一个安稳的家。彼时再结婚，岂不是更好吗？

突然，李励礼意识到，他或许忽略了什么。

翌日，他再次走进潮汐科技。

“我想关闭隐私过滤层。”李励礼说。

“那相当于意识侵犯，而且极度危险，未经过滤的他人情感足以摧毁你的情感认知，你承担不了这份风险。”技术人员警告。

“我承担得了。我这么做，只为探究一个真相。我和曲欣相恋7年，从未有过任何争吵，可是前段时间她突然变了一个人，我只想知道是因为什么导致她变了。你放心，给我1个小时就够了，之后我会重启过滤层。”

技术员叹了一口气，选择妥协。“你们相恋7年，你却丝毫不了解她的变化，你难道就没思考过这是为什么吗？也许，恰恰是因为你过度信任‘潮汐’转译的情感数据，而非自己去面对她真实的表现。”

技术员随即关闭了李励礼的隐私过滤层，瞬间，大量的原始情感喷涌而出，在他脑海里轰开。他看到一幅支离破碎的图像：昏暗的房子，半开的门，女孩捂着脸哭泣……

磅礴的情感几乎将他淹没，李励礼看见曲欣的情感数据中多出一条孤独线，透过这条线，他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。大学刚毕业，他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她也找到了心仪的职位。他迎来第一次出差，有些憧憬，有些忐忑，她鼓励他，你是最棒的。后来，出差渐多，她的鼓励渐渐消失，她开始抱怨。孤独由此开始诞生了。再后来，他的工作越来越忙，去外地出差成了常态。曲欣的年龄逐渐朝着30岁靠拢，家中长辈开始催她结婚。起初，她找了一些借口搪塞，随着催婚次数越来越多，她开始缄默。在这里，李励礼看见曲欣情感深处被层层包裹的另一种情感，恐惧——不被理解，永远等待，失去自我。

李励礼看见额外的情感线，是他从未预料过的——曲欣对他的思念。他忽然有些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情感，哪些是曲欣的情感，情感的边界在“潮汐”里变得模糊了。

此刻，他忽然明白了什么，挣扎着去按重启按钮，手却在最后一刻停住。在所有情感的最深处，李励礼触碰到一个决定，尚未完全成型但逐渐坚定。李励礼一把扯下“潮汐”的传感器，跌跌撞撞地冲出公司。雨开始下，突然且滂沱。李励礼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汽车疾驰，城市在湿润的窗外明暗交替，如一张正在显影的相片。

没有情感共享，没有转译之后的数据，李励礼紧绷着身体，胸腔里只有一颗狂跳的心脏。来到曲欣家门口，他踌躇了一阵，开始敲门。曲欣看见他，眼里并没有惊讶：“我就知道你会来。”

李励礼喘着气，语气渐渐崩溃：“欣欣，我关掉了情感共享，卸掉了‘潮汐’。这段时间，我感受到很多东西，我终于明白你的孤独、你的害怕……对不起，都怪我过于依赖‘潮汐’，忽略了你最真实的感受。”

曲欣沉默良久，最终让开门，“你先进来吧。”

进入曲欣家，李励礼看见桌上放着另一个损坏的传感器。他微微睁大瞳孔，“欣欣，你……”

曲欣平静地说：“我知道你在共享我的情感，我也一直在共享你的，从我们分手后第二天开始。”

李励礼蹙眉：“不可能，系统显示你从未上线……”

“并非只有你能使用非对称深度共享。”曲欣苦笑，“技术员警告过我，但我想知道你是否作出改变。”

李励礼回想起这段时间情绪总是莫名其妙，他归因于压力和孤独，以为自己是观察者，却未曾想，他也是被观察者。

“那你在我这里感受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感受到你有和我一样的困惑，爱，但是固执；想念，但是害怕。”曲欣长舒了一口气，“我们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以为通过‘潮汐’共享情感能比面对面更加了解彼此。”

“我感受过你的犹豫，欣欣，你其实……有在考虑回到我身边对吧？”

“‘潮汐’的情感转译不一定正确。事实上，我考虑的是原原谅，但原原谅需要理解，我们试图通过‘潮汐’寻找理解，却忘了最直接的方式，多么荒诞啊。”

交谈。是的，那正是最直接的方式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们对待情感的方式变了？李励礼不禁沉思。

“‘潮汐’仅是情感层面的共享，它忽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维度，就是感受同一个空间的温度。励礼，你觉得呢？”曲欣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，伸出手，停在半空，像是邀请，又像是划清界限。

李励礼看着曲欣的手，这次，他不再借助任何数据流，不再等待情绪标签的出现。他握住曲欣的手，在身体的接触中完全感受自己的情感，不经过任何转译，虽复杂但真实，且完全属于自己。“我想，我们都需要从‘潮汐’中回到岸上。”

曲欣微微一笑：“也许‘潮汐’并没有错，错的是我们以为它能替代真正的感情。”

他的肉身，仍属于这个充斥着截止日期、项目基金与学术竞争的量化考核当下。他必须在这数字的洪流中，建造自己的方舟。但他的灵魂，那个永不妥协的少年，却始终逡巡于洪流之外的高地。“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”是少时愿景，而愿景才是任何模型都不能穷尽的“数据”。它们应是身心，去体认和言说的“存在”。

他重新坐回屏幕前。光再次亮起，但他没有立刻继续工作。他抽出一张素笺，取过一支许久未用的钢笔，开始书写。他写下了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段“仿古辞”，也写下自己看到它时，内心涌起的那一阵无名的寒意。

墨水在纸上游走，留下清晰而滞重的笔迹。这动作如此缓慢，如此“不经济”，却让一种奇异的安宁，从指尖缓缓回流至心间。在这一笔一划的勾勒中，在那微弱的沙沙声里，数字洪流的喧嚣似乎暂时退去了。他感到那分裂的自我——研究的我与感受的我，现代的我与古典的我——在这一刻，达成了短暂的媾和。

没有开灯。他在黑暗中凭记忆与触感，将算筹在桌面上布开——不是为了计算，更像一种仪式。指尖拂过那些光滑的木条，仿佛能触摸到某种节奏——一种不同于键盘敲击的、更古老、更从容的生命的节奏。巫祝史官们，或许也因此，在寂寥的星空下，推演着王朝兴衰与个人命途。他们的“数据”，与风声、雨声、心念的微动，浑然一体。

别让算法替你爱

虚拟父亲手记(小说)

张倩玉(25岁)

今天太阳落山时，我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

这要从一年前说起。去年临近年关，公司组织了一次员工体检，很不幸，我被检出了肺癌。在我们这个行业，经常与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打交道，轻则被灼伤或引起哮喘，重则会导致白血病、肺癌等疾病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在抱着侥幸心理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我本以为可以熬到退休，却没想到就差临门一脚，竟被诊断出绝症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看到诊断单时的惊骇和恐慌——我双腿瞬间发软，瘫在了地上。

肺癌是公司职业病目录所列的重大疾病之一，我因此获得了一笔赔偿。仔细算算，赔款够女儿读完博士，结婚成家，也算是我为这个小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。

后面的事我就记不清了，关于我怎么忍受病痛折磨，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妻儿如何哭得撕心裂肺……这些记忆如梦幻泡影，我怎样努力都记不真切，只隐约觉得，我好像在某个时刻酣然入梦，又在沉睡很久后，几丝残存的意识突然苏醒。我想，或许是自杀未遂，全身瘫痪，上天只给我留下了耳人口耳与世界连接。

“父亲，今晚雨很大，你说我明早上班时